

这是个故事，说的是心甘情愿。

第一场架，吵得猝不及防，两个人，破天荒第一次，饿着肚子上床去，背对背，各自心里都有一句话在回旋：

你连饭都不会做？像个老婆吗？

你娶老婆，就是为了给你做饭的吗？

要承认小晋连饭都不大会做，真惭愧——而这指的，不是一桌子好饭好菜，就是一碗一碗的白米饭。啥，还有人不会煮饭？小秦第一次听说，都惊了。

更万恶的旧社会她没见过，小晋小时候笨手笨脚淘米，淘了一遍又一

你煮饭来我煮粥

叶倾城

遍，饭里却仍嵌着白花花

的肉虫，饭桌上又常常被石头硌到。大人一边训斥她一边安慰她：米虫是米自己长出来的，不脏。那时家里用高压锅。报纸上常有爆炸的新闻，图片上残损的门窗，绿豆糊了半面墙。她每次都有点怕怕的，一听锅开始啸叫，立刻扑过去关小火。

现在结了婚，总不能天天叫外卖——再说了，外卖的饭多难吃呀，叫了外卖配了自己煮的饭也好呀。

只是对小晋来说，这份心虚一直维持着。虽然现在是免淘的，锅是电饭煲，丢进去一按开关它就自己把生米煮成了熟饭——可也有几次，一开锅，发现还是米和水，是忘了按开关。

小晋也真的不知道，两个人吃饭，要用多少米。原来家里的饭舀子，是个金属的小圆筒，两人一筒就是。后来，超市里卖米附赠一个塑料的小量杯，180毫升是多少？她试舀一杯，煮出来大概差不多。吃过两次，小秦在临睡前，挺严肃地跟她说，“有一件事，我跟你讲一声。”她差点以为狗血剧要上演，他要把在乡下寄养的私生子接回来，“饭呢，挺好的，不过要再多一点更好。”她大笑。

吃，对男人是多么重要。只为吃不饱肚子，便揭竿而起，大碗吃肉大碗喝酒是人生梦想。小晋居然，连饭都没给人吃饱。

既然学了煮饭，也学炒几个菜吧。花花绿绿端上来，小秦很满意：“我这老婆蛮值了。”

对于小晋，那就是个玩儿，真让她一日三餐弄，觉得累，而且——不公平，不知哪一天起，小

晋隐隐这么想：为什么她想做饭就是她做，她不想做饭就是叫外卖，厨房是“男士免入”吗？哦也不，小秦也一天三次进去给自己倒水喝。

念一起，她自然而然就懒起来。有时候小秦加了班回来，小晋在玩手机，不起身：“你自己煮速冻饺子吧。”

小秦也是个大孩子，脱口而出：“你连饭都不会做，像个老婆吗？”

小晋一愣，立刻反击：“你娶老婆，就是为了给你做饭的吗？”

冷战好几天。早上小晋迷迷糊糊醒来，屋子里凉凉的，是早上昏蒙的天光还是那一句语的残骸。听见小秦在厨房开了灯又关上，水声刷刷的，溅在晨雾里。

捺不住好奇，小晋披衣下床，看见，厨房里，小秦在煮粥：他们家的电饭煲没有煮粥功能，他用的是粗陶煲，火花一下子蓬开如蓝莲花，就手关到最小，听这一点微热就够了。等她睡醒，便有一锅

廊桥上坐满了人，木桥头大樟树下坐满了人，沿河路上络绎不绝的行人，都是色彩鲜亮的衣着，都是喜笑颜开的面容，都是轻松洒脱的步履，分不清谁是游客，谁是居民。

雨停了，白色云团像草原上的万匹骏马来到崇山峻岭，进进退退；山风徐来，全身肌肤感到似同披着绫罗绸缎似的滑溜爽快；溪流回复平静，缓缓地拨响了幽雅的小夜曲。

忘记了七老八十的迟钝，忘记了连日来加班加点的疲惫，我坐在夏日大爷门口小竹椅上陶醉，我走在黄昏归鸦的翅膀下陶醉，我陶醉在瑶里青山绿水之间。

电影节开幕当天，新华路上海影城下午 2:50 有一场入选了“金爵剧情片”的阿根廷影片《盲人》。我不到 1:00 就又像往居一般来到影院想等一张余票转让。不料三点超过都未能如愿。只好与其他几位等票的陌生人笑呵呵地别过散去。

这一届电影节于我而言，抢到哪一部影片带有偶然性。但是，电影带来历史真实和社会意义却有它的必然性，这也是电影节的本质和魅力之所在。

我抢到的票是提奥·科特执导的《白上加白》。请别被百度的影片简介所迷惑，什么婚礼摄影师佩德罗来到荒蛮的火地岛，为地主拍摄婚礼，可他却迷上了年轻的准新娘萨拉。这只是导演的虚晃一枪，实际上影片通过佩德罗的眼

睛和镜头，揭露了上世纪初那些所谓“文明人”对印第安原住民的掠夺和杀戮。影片制造的色调与氛围与内容颇具匹配度。茫茫雪原一派迷蒙，冰河流淌阴冷肃杀，山势奇峭森林恐怖，以及一声声凄厉的枪声。一副貌似黑白片的色调，只有夜屋灯光和火把透出浓重的橘红色，但这彩色中不是难掩酸涩不适，就是闪着血光虐杀。影片结束，字幕悠悠，观众似乎都不急于离开。我还在琢磨片名为什么译作《白上加白》。走出影院一脚踏入阳光，脑海里突然跳出一个成语“雪上加霜”。生活状况本就艰难恶劣的

有一段时间，频繁出差占据了我大部分生活。当白天紧凑的工作结束后，晚上我总希望能早些回到房间，在临睡之前安静地听一会儿音乐。因为这样可以让自己放松，让精神充实。

在我的手机中所下载的曲目里，永远保存着一首《自新大陆》。这是德沃夏克的第九交响曲。这首百听不厌的曲子曾陪伴我在异国他乡度过无数个夜晚。每次听到这首充满无限乡愁的旋律，都令我内心深处充满感动。尤其在远离祖国、身处陌生的环境中，它把我的全部情感都融入到曲子里面了。

《自新大陆》有不同的版本，我最喜欢的是克劳迪奥·阿巴多指挥的版本。阿巴多被认为是 20 世纪十大指挥家之一，他是一位尊重总谱的指挥家。他的左手被称之为“世上最美的左手”。但我喜欢听他指挥的曲子并不是因为他有漂亮的左手，而是被他的音乐深深震撼！被他的倾心投入、被他的以音乐诠释人生、被他将自己的心灵与作曲家的世界重合而深深震撼！

在《自新大陆》中，我最喜欢第二乐章，因为这一乐章有整部交响曲里最美的旋律。在第二乐章的第一主题中，长笛和双簧管的交替出现，木管在低音区合奏出充满忧伤的和弦，后由英国管独奏出充满深深凄凉、却又散发着奇异美感的慢板主题。这段旋律被誉为所有交响曲中最动人的慢板乐章，它是作者强烈的乡愁之情。

都说音乐是人类的第二语言，音乐可以表现文字的几乎所有的感觉。但音乐不是单纯的文字和旋律的结合，音乐是一种语言的结晶，它能直摄人心，跨越时空，跨越感觉，亦真亦幻，会让人“沉醉不知归路”……一首与听者共鸣的曲子能长久地回旋在我们的记忆中，甚至可能伴随我们一生。这就是音乐的力量！

糯香的白粥。

抬头看到小晋，小秦笑一下：“我想过了，做饭这件事，两个人都可以学。”

小晋不自觉走过来：“嗯，现在网络方便，什么菜谱都有。”

配粥该吃些什么呢？小晋左看右看：“我炒个蛋吧。”

两个人在厨房里挨肩擦踵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一点儿也不觉得挤。

所有的心甘情愿都可以拆分，你心甘来我情愿，你煮饭来我煮粥。爱情是重担，谁挑都吃力，两人各出一个肩膀，各出一只手，是最好的。

小秦也一天三次进去给自己倒水喝。

念一起，她自然而然就懒起来。有时候小秦加了班回来，小晋在玩手机，不起身：“你自己煮速冻饺子吧。”

小秦也是个大孩子，脱口而出：“你连饭都不会做，像个老婆吗？”

小晋一愣，立刻反击：“你娶老婆，就是为了给你做饭的吗？”

冷战好几天。早上小晋迷迷糊糊醒来，屋子里凉凉的，是早上昏蒙的天光还是那一句语的残骸。听见小秦在厨房开了灯又关上，水声刷刷的，溅在晨雾里。

捺不住好奇，小晋披衣下床，看见，厨房里，小秦在煮粥：他们家的电饭煲没有煮粥功能，他用的是粗陶煲，火花一下子蓬开如蓝莲花，就手关到最小，听这一点微热就够了。等她睡醒，便有一锅

廊桥上坐满了人，木桥头大樟树下坐满了人，沿河路上络绎不绝的行人，都是色彩鲜亮的衣着，都是喜笑颜开的面容，都是轻松洒脱的步履，分不清谁是游客，谁是居民。

雨停了，白色云团像草原上的万匹骏马来到崇山峻岭，进进退退；山风徐来，全身肌肤感到似同披着绫罗绸缎似的滑溜爽快；溪流回复平静，缓缓地拨响了幽雅的小夜曲。

忘记了七老八十的迟钝，忘记了连日来加班加点的疲惫，我坐在夏日大爷门口小竹椅上陶醉，我走在黄昏归鸦的翅膀下陶醉，我陶醉在瑶里青山绿水之间。

电影节开幕当天，新华路上海影城下午 2:50 有一场入选了“金爵剧情片”的阿根廷影片《盲人》。我不到 1:00 就又像往居一般来到影院想等一张余票转让。不料三点超过都未能如愿。只好与其他几位等票的陌生人笑呵呵地别过散去。

这一届电影节于我而言，抢到哪一部影片带有偶然性。但是，电影带来历史真实和社会意义却有它的必然性，这也是电影节的本质和魅力之所在。

我抢到的票是提奥·科特执导的《白上加白》。请别被百度的影片简介所迷惑，什么婚礼摄影师佩德罗来到荒蛮的火地岛，为地主拍摄婚礼，可他却迷上了年轻的准新娘萨拉。这只是导演的虚晃一枪，实际上影片通过佩德罗的眼

骆正深先生半个多世纪前曾在洋泾中学先后任教导主任、副校长，他对青年教师关爱备至，我在业务上的点滴长进，都渗透着他的心血，可以说，他是对我影响最大、帮助最多的教育界前辈。

他经常不打招呼随堂听课，听后必有中肯的点评，他的点评使我受益匪浅。

骆先生每学期总要在我所教班级中随机抽调一些作文簿，以检查学生作业与教师的批改情况。我有时把学生作文整段删除，自己重写，自以为是认真负责，他则不以为然。他说：批改学生作文，应多就少改，否则就不是学生自己的作文了，而是越俎代庖，既失去了原意，又会挫伤学生的自尊心和写作的积极性。他十分重视教师的眉批与评语，他认为点评应精准而不空泛，使学生确能从中得到启发和帮助。以后我一直努力遵循他的教导去批改作文。

骆先生为人耿直狷介，对上不阿谀奉承，对下严而有格。他甘于寂寞，不追名逐利，终身乐做教书匠。他在 1978 年写的一首七绝，堪称其一生的写照：“青春甘作小孩王，垂老流连粉笔香。饮水饭蔬贫自乐，此生未觉误冠冠。”“好一个“小孩王”！好一个“粉笔香”！

先生 1945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师范学院，毕生从教和从事汉语言文学研究，学养深厚，每有专述，必有独到见解。如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，他潜心研究多年，见地精深。他认为彦和的这部著作，“征引浩博，言必有据，分析事理，鞭辟入里；行文亦简洁精当，富有文采，往往寥寥数字，把事理概括无遗。”骆先生的专著《文心雕龙阅读纪要》虽只 170 页，但探究之深入，见解之精辟，令人钦佩。称其为厚积薄发，并不为过。

骆先生于 1961 年调离洋泾中学，先后在华东局理论干部班和上师大（原上海师院）中文系任教，直到 1987 年退休，仍只是一位白发副教授。不少受其教诲的学生为之不平，他却淡然处之，甚至还劝慰在职称评定上未能如愿的同事，他说，“对教师而言，上课学生欢迎，爱听，教出的学生水平高，就是最大的荣耀。”这言语十分朴素平常，却掷地有声，体现了他的高风亮节。

先生退休后，受聘于上海市老干部大学，为离退休老干部讲授古诗词和古代文论，深受学员欢迎。彼此关系，亦师亦友，一起学诗、写诗、吟诗，其乐融融。他说：“想不到在我最后的教书生涯中，会有一段如此美好舒心的时光。”他写的《又重上讲堂》充分表达了当时的心情：“离休干部老求知，危坐虚怀听说诗。攻错观摩娱晚景，但期为友不为师。”

由于长期劳累和痼疾缠身，骆先生 82 岁时与世长辞，我获悉这一不幸消息后，即赶赴骆府。见到骆师母时，她神情黯淡，茫然无言，良久才默默地从书柜中取出先生亲笔签名的《文心雕龙阅读纪要》送给我留作纪念。我双手接过书，说了声“谢谢”后，一时竟无语凝噎。我已多年未去骆府，环顾室内陈设，依然简陋如故。数十年间，他与师母对此清苦生活，却始终甘之如饴。正如他逝世后上师大中文系的一副挽联所写：“手植桃李三千树，身守清贫八十年。”傅雷先生说：“耐得寂寞是人生的大武器。”谨以此文表达我对先生的怀念和敬意。



幸福的歌

（油画）

罗文渊

了我们上海有名的服务于盲人的无障碍电影院。那早已成为上海文化助残的一张名片，它就是坐落在淮海路路的百年老店国泰电影院。2012 年 6 月 27 日，上海首家无障碍电影院在此揭牌成立。从此，每月最后一个周四的无障碍电影专场坚持了近十年，吸引无数盲人朋友。我因研究无障碍电影需要一张当年牌匾的照片，临近截稿，只能上门试试。在国泰电影院党支部张书记的帮助下，终于找到牌匾照片。此行虽不是观影，但以往这里无障碍电影专场活动情景有如过电影，一幕幕在眼前闪过，倍感温暖。

《身临原野》，灵魂栖居。

十日谈

影视中的真善美

责编：杨晓晖

